

我写书

编者按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学的永恒话题之一。近日，作家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散文集《神农野礼》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陈应松长期在神农架居住和写作，在书中，作者笔涉神农架森林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奇闻异事、奇人怪物，思考和记述着森林自然和生态人文。

# 炊烟是乡愁也代表活着

陈应松

冬天漫长，在神农架有半年之久，冬天并非一开始就白雪皑皑，万物枯亡。

初冬。一个金色满山的初冬，东边的山脊被太阳照亮，那是一片火山岩，光滑得就像人的秃头，寸草不生。山脊上，有着不肯化去的斑斑点点的积雪。季节冷了，积雪悄悄地向峡谷蔓延，就像一个老人的白发，在头上四处爬动。峡谷明亮得像上了一层釉，红豆杉、榉树、银鹊树、槲花杉的果实红了，伞花木、领春木的果实黑了，银杏的果实黄了，几棵野柿子树，枝干上挑着通红的圆果。

初冬，果实们清点着自己的一生。

一人冬就开始了火笼屋的预热，在高寒山区只能如此。冬天突然而至，一场雪，或者一夜风，山风就吹冷了，树木就开始凋零，野兽就开始逃散，寻找着山洞和树洞。在大雪中，它们会死去，靠自己生长的毛皮反抗冬天，这何其艰难。但是，人类掌握了火，再贫穷也能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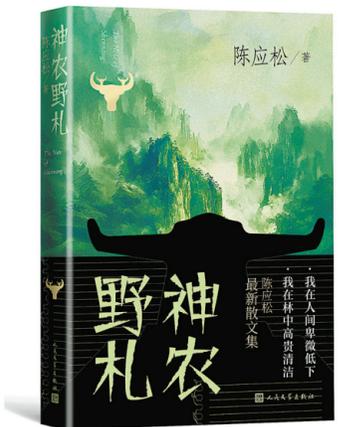
火笼屋的中心是火塘，神农架又叫火垆。火垆，多好的名字，但我已经说了几十年火塘，塘也有它的味道。神农架冬天就是围着火塘生活的，火塘上方有一个挂钩，用来挂吊锅或吊壶，都被时间熏得乌漆麻黑，整个墙壁也熏成了淤青色，像是上了一层黑漆。而那个壶，那个锅——叫鼎锅，也可以烧水，也可以煮饭，也可以煮火锅。火锅是一锅煮，里面有腊肉、香菇（或者野菌，如松菌、刷把菌、羊肚菌）、木耳（有时是岩耳）、干豆腐、青菜、洋芋，再放一把花椒和大蒜。一锅煮的香味是一种复杂的、浩瀚的、壮烈的、野性的气味。腊肉从哪里来，就在火塘的上方，吊挂在屋梁上，有新鲜的腊肉，也有陈年的、木柴一样、石头一样的腊肉。就割一块下来，洗净，切好，丢进鼎锅里。旁边还可以烧一壶滚烫沸腾的开水泡茶，因为喝了过多的酒。酒是苞谷酒，也有山洞里藏的“地封子酒”。火呢，是树疙瘩火，山里挖的。

火塘也有放在堂屋里，再怎么冷，没有北方的炕，睡觉时，还是睡床上，冷被窝，或者电热毯。在过去漫长的年月里，就是熄了火塘睡觉。第二天，再拨燃火。火是埋在灰下的，里面会烧些洋芋，或者红薯，神农架叫苕。第二天，拨开火灰，里面有未熄灭的“火屎”，而洋芋或者红薯已经熟了，热腾腾的，就是早餐了。还会在火塘里丢一些核桃和板栗，板栗烤着会爆炸，叫“爆栗子”，那种声音是冬天里的惊喜，香喷喷的，还原着冬天的童真。更高的山上，或者住在风口，或者家里有老人，火塘是一年四季不熄的，需要它。还有一个陶质的手提钵子，叫火钵，也叫火伴，将火塘里面的柴炭拈出来，提着烤火。有小孩上学，提一个去学校，手脚不会冻着。

火笼屋，一个黑漆漆的温暖的房子，熏得人双眼通红，咳嗽不止，流泪不停，头上白灰覆盖，鼻子里黑灰淋漓。

冬天是村庄的消失，如果你看见从火笼屋里冒出的炊烟，它就叫炊烟。炊烟是乡愁，但在高寒山区，大雪封山，炊烟代表活着。

.....



编者按

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通过评审，决定将“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这一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瑰宝，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地保护、传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非遗由此应运而生。近日，有“中国非遗保护第一人”之称的冯骥才所著《非遗学原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序言，在书中，你可以读到非遗学科的缘起、使命、立场、特征、核心内容与内在逻辑。

# 为非遗学立言与立论

冯骥才



图书者说

一条江水的源头总是令人痴迷。它没有波涛汹涌，没有滚滚洪流，或许只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涓涓细水，在山口的乱石和丛莽中闪闪发光、跳跃。其实所有宏大事物最初都是这般景象。记得21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刚刚确立，许多人对“非物质文化”这个概念还闻所未闻、不得其解，我国学者向云驹先生就写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旨在向国人介绍这类遗产的性质、本质、特征、重要性、整体与逻辑，以及相关的知识等等。他请我写序。也许由于这本书的理论太超前，我竟然在序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从学科理论的创建上说，这是平地起楼。它无论对于当代中国的遗产保护，还是民间文化的田野普查与整理，都是必要和重要的理论支持。而其本身已具有文化遗产学的骨架与气象了。”

记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的代表青岛泰之先生看过这本书的书稿后对我说：“这是关于非遗的第一本书。”

时间过去了二十年，现在重读自己这段话时，不禁暗暗吃惊。那时我就“先知先觉”有了“非遗学”的概念吗？这是向云驹给我的一种启发，是学者们的学术敏感，还是我们已然朦朦胧胧有了一种崭新的遗产观？

是的。是学术敏感，是一种新的遗产观，于是，眼前升起了一片梦幻般、全新的学科景象。这景象在蓬勃发展的非遗事业中愈来愈清晰。因此，今天“非遗学”的出现，已不再是学术的狂想，而是学术的必然。它的出现表现了我们的学术界高度的文化自觉与前卫的精神。

一个学科的建立首先是要为它立言，继而为它立论。立言是阐发学科的重要性、独立性和必不可少，呼吁更多学人的关切和加入；立论则是阐明学科的使命、立场、特征、核心内容与内在逻辑，竖立起它的框架。我们之所以要为它立言立论，是因为：非遗学的学术独立性还被质疑，还在与相关的民俗学和民艺学搅在一起，难以剥离；尤其是在面对非遗现实复杂的问题与困难时，我们的理论应对艰难；我们手中的非遗学还有诸多空白，还缺乏足够的得心应手的学术工具。

尽管我们已经做得很快很多，但还不够快不够充分。非遗学无疑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学术生命，现在却还身处少年。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从非遗学理论的原点出发，探索非遗学自身的本质、特征、构成，逐步并严密地建构起它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

从非遗概念诞生伊始，我便工作其中。非遗是我对中华文化的关切点；为它立言立论，也是我必须承担的一种使命。为此，我将自己二十年来对非遗及其学科本身的思考与言论，摘要辑成此书，以表达我在非遗学元理论上的个见。同时，也把我所做一些具体的、大型的非遗项目时的种种探索，举要附录书中，这些个案都是非遗学必需的工作实践。

在一个学科的初创时期，学术需要探索、凿空、开拓、讨论；需要不揣浅陋，不惧失败，投砾引珠，是为本意。因编此小书，并作序，自表白。

香闲情

# 对历史的追问与故土的守望

徐敏

在中华大地，不断有人探索姓氏源流，编撰族谱族史。团结出版社近日出版的《苏州，您把我钥匙弄丢了》，便是一部全景式描述湘阴黄泥塘徐氏家族历史的作品。

读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我多次落泪。为徐氏祖先披荆斩棘的历程落泪，为作者徐亚平大海捞针般寻根寻亲的血脉亲情落泪，为书中情节触发相同经历的同身受落泪。

百年族史徐徐到，千里故园缓缓归。我仿佛穿越到500年前的明正德年间，黄泥塘徐氏祖先“洞庭商帮”衣袂飘飘，穿梭于太湖、长江、洞庭。苏州府洞庭西山沉西湾徐氏世昭、世明，从苏州辗转转入湖湘，落业湘阴十字街经商。世明生子西山，西山迁居湘阴黄泥塘，生子文显、文耀、文灿，始分三房，迁居湘阴各地乃至外省发展。三房子孙秉承祖志，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家族的历史。

优秀的文学作品既要有意义，又要有意思。这部作品两者兼而有之。徐亚平对历史、对祖先发出追问：徐氏子孙从哪里来？如今分布在何方？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围绕这些问题，作者历时半年，围绕三省六市九县50多个村庄，通过“九曲回肠”式的大量走访、调查，发掘祖先及后裔迁徙与奋斗的故事，给族人打开了一扇翻译祖先的密码门，如祖训、家风、派名，按排名取名字的风俗等。

这部作品也写出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史要写出人物的精神内涵很难。作者的这部著作在艺术表达上写出了神韵，从寻根的忧伤

到家族史问世，从先辈的商业辉煌到重教兴学传奇，从爱国救亡到各行业人才辈出，表达了徐氏家族坚韧不拔、薪火传承的精神。从其所述的迁徙奋斗、血脉绵延中，也深刻领会了徐氏精神凝聚力的成因，它是时间和空间都无法阻隔的。这种精神血脉，进而启发后人，激励来者。

尽管姓氏的探源、族谱的续写，只是小史，但这种来自乡野民间、社会末梢的庄重记录，往往更加真实，可补正史的粗疏与不足。这也可以窥见作者的文学野心：把徐家作为一个本来叙述，将私史写成公史，野史写成正史。

寻找族人、研究族谱、撰写族史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这本书写得虽然很苦，读起来却很有意思。作者常以一个旅行者的姿态，在陈述史实的同时，融入独特的个人感怀。面对一本族谱、一块招牌，抑或一块斑驳的墓碑，心被物感，以致在心里流泪，这是想到了今日四散找不着的宗亲和不愿意修谱的宗亲，当年却是出于同一先祖，从一腹所生，由是思之，怎能不感慨万千？而梳理姓氏的源流与根系，使后人知晓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道理。这种朝向历史的深思与追问，使得他的写作非常厚重。

一个人离故乡越远，他梦回故乡的心就越迫切；离故乡越久，他对故乡的记忆就越鲜活。在《苏州，您把我钥匙弄丢了》，作者用诗性语言、散文化语言、乡土语言书写报告文学，别有一番风味。

读有所得

# 女性生命的诗意汹涌

刘启民



青莼是从写诗开始的写作之路的，这让她在中短篇小说自带诗性的气质，也在当下的青年写作中别具一格。在最新的中短篇小说集《人物实操课》里，青莼并不大注重小说的人物刻画、故事的起承转合，而是着力去酿造出一出出温情、绮丽、幽远、感伤甚至诞妄的生命意境，尽管各篇目的情绪质地有所不同，但那种透过具体的生命情态由心灵流淌出的恣意诗性却是一贯的。作者在写一种靠近诗、也靠近心灵的小说。

诗的质感，首先来自叙述者对故事中那些纤弱却倔强的女子的贴近。不知这些角色有多少作者自己的影子，或是作者身边女性朋友们的影子？那种贴着人物心绪而游动的灵动笔触，那种用文学和诗性语言为心灵赋一份出口的真，让我们看到作者的写作之诚。显然的，青莼怜爱着笔下这些女子。

她们是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渴望爱却又屡屡受挫，倔强要找寻生命的自由，却又无法将能量有效组织进社会和家家庭秩序的女子。《水源自何处》里，谷蒂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受到极大的震惊，之后与母亲决裂，茫茫然独自在世间寻找温暖；《让他停止打呼

噜》里，陌在23岁丢掉测量员的工作，她在肆意挥霍精力之中想要找到爱，却在与男友交往时不慎怀上孩子，她的敏感、失控，是内心恐慌无措的表征；《人物实操课》里单身的颜陌不断与年轻的健身教练讲述自己杜撰的种种离奇故事，在被吸引、被需要之中获得卑微的被爱感；《我们穿过重重迷雾》里，母亲一辈子生活在父亲、哥哥和丈夫的影子里，在穿越了漫长家族生活中种种的偏心、自私的修罗场后，作为影子的母亲反倒收获了一份旷远的人生之境。

这些女性们靠着生命的本能而在生活着，微弱、敏感却又倔强。因着这份性子，她们在面对现实的困境时，大多愿意背过身去，而把生命投掷进电影剧情、小说家的幻想里，以逃避或是超越那个不想回应的所在。真正的困境于是像黑洞一样，变得无所把握。而这些女性们，连同作者的叙述，都走向了意识流，走向了顾左右而言他的诞妄。“假装成另外一个人，这是她年轻时候常常遐想的事情”。女性角色们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在诗性语言的洪流之中，逃遁成为另外一个人、另一种处境，另一重存在。

作者和女性角色们，并未发觉有任何穿越困境、超越黑洞的可能和必要。她们有一种沉溺于其中并酿造韵味的倾向。诗化的意识流写作，写出了这些女子们的心灵之景和象征之境，是她们内心的所见、所化，每一篇小说都灵动、自然，那些似是而非的写作技巧，都被化入到对心境的酿造之中。

我曾在现实生活中见过青莼，她笔下那些纤弱、文艺又倔强的女子们，多少带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事实上，文学史上那些经典，也在告诉我们，诗性的小说也可以走向自我的外部，走向辽阔之地。鲁迅的《社戏》《故乡》，走到了对社会人情的思索，萧红的《生死场》，走到了对民众的悲悯和对社会的深刻洞察。诗性，并不意味着，深厚和辽阔的丧失。这背后，是作者的觉察、认知、情怀的开拓。

# “南方抗大”的红色故事

姚江鸿

1962年，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回到他的家乡湖南邵阳塘田，面对二十多年前自己革命工作过的地方，他触景生情，写下了这么一首诗：

日帝兽蹄压汉皋，兴庠讲学布新潮。

马列学说巨涛涌，陕甘红旗万众翘。

入团三百多贫苦，识家八班尽佃樵。

十月斗争如烈火，炎炎烈烈速成陶。

吕振羽早年投身革命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寇的人侵以及党在南方工作干部力量的不足，受当时湖南省委委派，他在家乡创建了旨在培养抗日和革命干部的战时军政学校——塘田战时讲学院。这首诗就交代了塘田战时讲学院创办的时代背景、性质及办学经过和成果。

塘田战时讲学院于1938年9月创立，1939年4月被迫解散，总共招生两期，培训学员二百五十余人，为抗战时期党在南方的革命事业播撒了种子，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推动了湖南抗日救亡工作以及农村基层党的建设，被誉为“南方的抗大”。如果说延安“抗大”是北方培养党的高层抗日干部的摇篮，那么塘田战时讲学院则是南方基层抗日干部的一座革命熔炉，它在党的叙述和书写上理应有一席之地。为书写和纪念党史上的这颗“沧海遗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吕振羽之子吕坚以及国家发改委宏观政策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易昌良，编辑并出版了《南方抗大：塘田战时讲学院纪念文集》一书。该书共四十多万字，内容收录了部分2019年召开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创建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还辑录了一般读者不易看到的档案，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

《南方抗大：塘田战时讲学院纪念文集》收录了大量有关塘田战时讲学院以及抗战时期中共湖南省委的相关报告和文件，如《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公报》，报告明确记载了塘田战时

讲学院的创办得到了湖南省委的支持并请示过中共中央，徐特立还写信给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要求从延安的“抗大”派几个干部到塘田战时讲学院，将北方“抗大”的学风与精神带到南方“抗大”。

这些材料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理清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创立、办学经过以及影响等相关史实，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抗战时期中共在湖南的活动以及发展等相关学术研究。与湖南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相比，学界对湖南抗战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抗战时期中共在湖南的发展。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历史，就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湖南人民从事抗战最好的故事之一，也是最生动的党史故事之一。透过《南方抗大：塘田战时讲学院纪念文集》一书所收录的原始资料，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许多党史故事，尤其是湖南党史的故事。

塘田战时讲学院在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书搜集了多篇关于研究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在梳理相关史实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塘院精神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南方抗大：塘田战时讲学院纪念文集》一书从文字和精神上弘扬红色文化，二者相得益彰。塘田战时讲学院已成历史，但它所保留和传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勇于进取、敢于担当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抗战时期我党廉洁质朴的生活作风，成为了共和国的红色文化基因。

《南方抗大：塘田战时讲学院纪念文集》一书还收录了许多革命先辈有关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回忆文章与口述资料。历史记忆作为史料的一种，不仅有史料价值，也具有现实作用。《访高文华同志记录》《回忆塘田战时讲学院》以及吕振羽等人口述多篇文章，以历史记忆的方式书写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苦奋斗精神，并以历史乃至文学和艺术的形式加以传承。正如该书编者吕坚所认为的那样：继往开来，塘院精神永放光芒！